

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一个人的独角戏

■文 | 冷梅 ■图 | 资料



当亚当遇到夏娃

是时候来讨论一下独角戏了,当我们看一出独角戏时,我们究竟在看什么?有语言的独角戏里总是有大段的“独白”。独白——Monologue这个词是由两个希腊字组合起来的,monos是独白,legein是说话,“独自说话”当然是大部分独白者的感觉,当面对一千张严肃的脸庞独自说话而无法打动他们的时候,这世界上感觉最孤单的应该非表演者莫属了吧。戏剧里的独白好像是剧作家的一个诡计,希望借由角色代表剧作家说出真正想说的话,“独白”很像是剧作家和演员的分享空间,这两者融合在一起,精神的愿望和语言的实践提供了一个别的剧种无法取代的和谐。

最近前后上演的两部戏,确实让人不得不把目光聚焦于独角戏的舞台魅力。一部是孟京辉执导的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(以下简称《陌女》),一部是百老汇上演最久的单人喜剧《当亚当遇到夏娃》(以下简称《亚当》)。两部戏同为独角戏,由一女和一男分别饰演,表演风格又完全不同。前者适合解释为“跨领域表演”,艺术家让不同媒介相互撞击,利用撞击出的火花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。而后者,则干净纯粹得多,以独角戏最原始的讲述为载体,形式更类似脱口秀。

一个人,2个小时,独占整个舞台。独角戏的形式所带来的压力,最大程度地催生了演员的内能。孟京辉说:“我在帮助演员找到路径,推开不同的门,进入不同的世界。”黄湘丽的名字,剧迷们并不陌生。她是第五版《恋爱的犀牛》里清晰、明朗、柔和优美的明明,与之前版本中冷酷疯狂的明明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她是《三个橘子的爱情》中的丽丽,吹拉弹唱无所不能。她在《桃色办公室》里一人分饰四角,而在《陌女》里,她弹着吉他唱着歌,开场一段长达十几分钟的法语独白,将自己全部敞开释放于舞台。连孟京辉自己都说,这些年难为这个小妮子了。

五年来,黄湘丽演了1500多场戏,几乎每天都站在台上,每一场都在深入一点,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探底自我这座富矿。《陌女》公映的这个版本之前,孟京辉硬抛给她一个难题,让她自己排这部戏。黄湘丽排出的两个版本被孟导全盘否定,推倒重来。直到孟导让她从音乐入手,尝试写歌。《陌女》里最终呈现的全部音乐都是黄湘丽自己词曲。她从自己的创作中慢慢进入了角色。她说,是孟京辉打开了她另外一个潜能,感觉像人被逼到悬崖,反而长出翅膀,飞了起来。

舞台之上,一把吉他,一个死守初恋秘密至死方休的女人吟着自己的心声,相当带感。《陌女》是一部尺度很大的戏,不是各种裸露有多特别,戏里有丝丝褪去的少女的矜持,有表达情欲释放的呻吟,进入角色的瞬间你得放得开,够勇敢,把全部释放给观众。所以,独角戏需要演员更强大。

许圣楠出演的《亚当》(又名:《为原始人辩护》),就不需要把自己一下子抛那么远,他的重点是站在三面环观众的舞台上,不时地越过“原始人”的芦苇地,把自己丢进人群,让观众充当临时演员,陪着自己嬉笑怒骂。这部单人喜剧今年在话剧中心复演,又连着两度加演多场。虽然有人认为它直接从百老汇搬来,笑点会让人些许水土不服,但是如果你把它当成周立波在讲男女关系的脱口秀,还是相当扎劲的。

许圣楠也是观众所熟悉的青年演员,他出演过话剧《长恨歌》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《偷心》《无人生还》《捕鼠器》《蛛网》,都是上话的重头戏,他被观众所熟悉的荧幕形象还有电视剧《产科男医生》里头的赵一鸣。

《亚当》讲述的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,而是从“原始人”的视角,与观众一起探讨男女之间的差异。一个人要说两个小时的段子,中间还不能冷场,他得把观众当作“自己人”,百分之六七十分的互动是免不了的。他要把生活中男女之间的种种不同展示在观众面前,聊天时、购物时、争吵时、做家务时,甚至睡觉时,你会从这部戏中看到生活中的男女大不同:原来男人一天的词汇量2000,女人则是7000,这就是为什么男人回到家里,只想找个“洞穴”和自己独处,而女人却要拼命缠着男人聊东聊西。女人是天生的秘密收集者,通俗点讲其实就是“八婆”啦。女人之间,通过收集别人的八卦,相互交换秘密而成为闺蜜,而好哥们之间更愿意一起钓鱼,待一整天对话里却没有任何信息量。你跟女人讲逻辑,那就是大错特错,当问起男人,“老婆和好哥们掉进水里你会救谁”这种没任何技术含量的问题时,男人通常会委婉加以选择。而问起女人,“老公和你好姐妹儿掉进水里你会救谁”时,女人的回答是:我不选(各位呈无语状)……男人和女人之间,诸多似曾相识的场景会一下子让观众们拍大腿,好像是把《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》直接搬进了剧场。但也有人看到这些段子是找不到感觉的。所以,关于《亚当》的感触最好是已婚人士,懂的入。

左麟右李:十岁孩童

■文 | 蔡娴 ■图 | 资料



《无处可逃》 @方聿南: 希安·拉博夫虽缺席《变4》,但这个夏天仍亮相影院,坏小子摇身变成圆滑邋遢、满脑子市井智慧的记者,他追逐的对象是自导自演的老戏骨罗伯特·雷德福,屡获奥斯卡青睐的雷老爷与一大帮演技派“车轮战”飙戏,拂去历史尘埃,透出人性光华。

《老男孩猛龙过江》 @木卫二: 从海报到电影都像稀里哗啦的呕吐物,还是隔好几夜的。粗红俗绿,胡编乱造(即便也偷摘了一些老电影)。唾弃成功学又向往成功学,还不是要钱要名利,这样的心态,能有好歌好电影?!

《笔仙3》 @夏茸茸: 再来一遍,不要拍了不要拍了,隔几天就有一部国产惊悚片这件事本身就就很惊悚!!



谭咏麟和李克勤的年龄相加早就超过百岁,而十岁的左麟右李却仍像个小孩。回顾当初怎么想到两个人一起开唱,李克勤说:“记得2002年,我和校长各自都有个人演唱会,观众反应都好热烈,各自的演唱会都要宣布加场。因为大家都属于同一家经纪公司,就一起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加场消息。记者朋友见我们一起坐在台上,误以为我们一起开演唱会。校长灵机一动,隔年就有了我们的左麟右李演唱会。”

很多真正的音乐组合尚且很难撑上个三五年,这个无心插柳的组合一唱就是十年。麟李二人在音乐方面保有着孩子般的初心,哪怕唱片不景气,李克勤每年坚持发一张唱片,左麟右李也

还在坚持,“我们两个是一个偶尔发生的组合,但我们是以一种节目的形态来做,我们希望带给观众朋友开心、娱乐,同时又可以欣赏到好的歌曲,这个就是我们的概念。”

“宝丽金”厂牌重现乐坛了,左麟右李仍在舞台上劲歌热舞,昔日的粤语歌盛世虽已不再,但只要经典的旋律想起,乐迷们依然会为之沉醉。左麟右李每次演唱会都会准备超过100首歌曲,在选曲和表演上也力求突破,绝不吃老本。8月16日,左麟右李十周年演唱会即将来到上海,他们会为魔都乐迷唱上几首呢?

说他们俩是“老顽童”一点也不为过,除了音乐,两人最爱的就是足球。作为香港明星足球队队员,两人对体育运动充满热爱。李克勤曾表示:“我们去过大很多大型足球比赛,比如世界杯、欧洲杯等。”今年适逢世界杯年,两个铁杆球迷为了不错过精彩的赛事,特别在六月暂停巡回演唱会一个月,谭咏麟还远赴巴西现场观赛。这还不过瘾,他俩还要将“足球”元素融入到舞台表演中。

球赛李克勤几乎一场不落,融入世界杯状态的他连手机壳都是人造草皮的球场,还在微博上放出儿子踢球的照片,因为儿子已经被他培养成准球迷,连上学都穿着球衣。人小鬼大的他如果没来得及看比赛,也要在出门前知道比赛结果,因为怕错穿输家球衣而没面子。

李克勤爱晒娃,“永远25岁”的谭咏麟则爱晒自拍。别说,谭校长还真时髦,和普通25岁青年一样,仰头45度角,配上一脸灿烂笑容,只是校长,现在年轻人都用上“美图秀秀”了,下次磨个皮效果会更佳哦!